



杨 纤 如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内 容 说 明

波澜壮阔的北伐革命浪潮，曾经卷进来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但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他们或勇往直前，成了革命的中坚；或悲观失望，退出时代的洪流；或丧失斗志，缴械变节；或投敌叛变，趁火打劫……

这部小说，描绘的正是这种如火如荼的斗争风貌。在着重塑造各种人物典型的同时，作品还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个时代扣人心弦的斗争场面和富有时代特点的青年恋爱生活。

### 伞(共二册)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  $\frac{1}{4}$  插页 4

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

---

书号 10019·3007

定价 1.60 元

伞

下

杨 纤 如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北 京

---

# 第一章

—

史安这地方，头枕仙女山，山下临着一条沥沥河；仙女俯瞰着沥水，沥水仰视着仙女，互相掩映，互相比美。春来细雨终朝，慢慢地把仙女山洗刷得青里透蓝；微风不停，吹得沥沥河鳞波闪烁，显得无限明媚多娇。但是劳动人民，尽管每天脚底板磨光了山上羊肠小道，踏遍了沥沥河两岸，谁也不曾想到过这就是什么美景，谁也不曾停步仔细欣赏。他们只知道向山上要柴，驱兽捕禽，哪管风雨霜雪，天黑路险，弄到点什么换二升米饱肚子就满意了。他们只知道向水里要鱼要虾，引水灌田，保收稻谷，另外弄点油盐零用钱就满意了。这景致只好让那些文人学士去欣赏。就连中学生作文本里，也塞满什么“仙女山兮巍巍，沥沥河兮荡荡；巍巍荡荡，荡荡巍巍……”，什么“仙山倚枕，沥水绕怀；钟灵以启学子，毓秀以启豪贤……”。的确，在封建社会里，这地方真也出过不少举人秀才乃至进士翰林；不过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奴才向上爬心切，还是真的有什么钟灵毓秀之气。总之，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垫脚，就有那么些人爬向剥削者压迫者的统治阶层。

清朝统治者被推翻了，科举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学堂，

人们习惯称之为“洋学堂”。民国初年，史安就办了一所中学堂。在人们眼里，那时高等小学堂毕业出来，就算“洋秀才”，中学堂毕业就是“洋举人”了。史安中学虽是初创办，倒也不愁没学生，第一班就招了四十名；因为他们知道科举没有了，进了中学堂就可以成为“洋举人”。

这个中学，大体上每年添招一班，中间也因故停招过一两次。到了民国十二年，就经常保持四班学生在校。每年暑假都有一个班毕业，跟着又招进一个班，依然保持四个班。

民国十三年起改了学制，四年制的中学停了，改成三年制的初中班。这时学校里留下三个四年制班，新添了一个三年制的初中班。前清秀才出身的校长换了，来了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新校长。史安中学有史以来，都是本县人当校长，而且得有胡子，总在五十开外年龄，不是举人，便是秀才出身。现在来了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是外县人，不仅是学生家长，连学生本人心里也都翻腾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

——这个学校太死气沉沉了，来个青年人，劲头大，火力高，彻头彻尾整顿一番才有朝气。

——史安中学一直把持在冬烘手里，新校长是新派，有新学问，新思想，可以从此给我们换换新鲜空气。

——这么年轻当校长，压不住台。不动我们的老规矩就好，要是出新花样，就轰他走！

新校长是暑假开课前到校的，第一炮是贴出一张引人惊异的招生广告。在报考年龄一项中，限定只收十三岁到十六岁的高小毕业生。这怎么行呢？从来投考旧制中学的，最小

的也有十八岁，至于做了孩子爸爸的多了，个别的，还有从乡下带来老婆扎起“小公馆”伴读的。有的人连考三次没考上，都是因为不会数学，不懂史地，格致<sup>①</sup>；现在好容易补习有点半懂不懂了，企图混一场，却又过了二十岁！

开学之后，又立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学生必须住宿。在此以前，只有四乡的学生才住校。本城的学生一律走读，早晨到了上课时间夹着书本进校，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上完课，又夹着书本回家。中学读的英文、代数、几何，都是硬皮精装厚本书；中学生留着西装头，穿着长袍马褂，腋下夹着几本精装书，头发一甩一甩地招摇过市，使路人侧目，说：这是洋学生呀！既神气又逍遥自在。

慢慢地，他们开始不习惯了，但有什么办法呢？早有早点名，早自习课，晚有晚自习课，晚点名。下午上完课，新校长还守在办公室里，不到吃饭时间，谁也不能通过办公室前那个院子走出大门。

为了追求一名“洋举人”，也只好服从新规章，老老实实搬进学校住宿了。大部分学生都照样做了。这中间只难为了少数官僚、地主子弟。这些人入中学，本也不在读书，不过想沿着祖上老路爬向统治地位罢了。这一来，首先是给他们生活上带来极大的不方便。原先他们上学要带着佣人的，少爷上课，佣人守在门房里。冬天送手炉，夏天送扇子。冬天，少爷早晨穿狐皮袍子，中午佣人就得带着羊毛皮袍备换，晚上还得换上一件黑紫羔之类。夏天，早晨穿老纺，中午就得换官纱，晚上

---

① 格致，即物理课。

又得预备一件华丝葛大衫之类。这些都得一个佣人提着包袱侍候着。新校长来了之后，一看这情景，几乎要笑弯了腰。他摆摆手叫那些佣人赶快回去，下次不准再跟着来，尔后把有关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里，对他们说：“咱们是学生，是来求学问的，跟在家里生活不一样。你们以前请求暂缓住校，原来是离开佣人就不能生活。从今天起，必须搬来住宿，否则可以退学。”

退学的事情陆续发生了，也有不惯离开家庭生活自动退学的，也有因几次小考交白卷，降级之后仍然交白卷，而被勒令退学的。这一来惊动了全城绅董以及被停聘的前任教员。他们开头想把新校长轰走，但是考虑到是省教育厅派来的，没敢动手，后来眼看学生学习成绩好，学校校风好，管理严格认真，得到家长们支持，也就无可奈何了。

史安中学变了样子，学生认真读书，课外活动活泼，有篮球队，有足球队，学生一身运动服，给地方上的人一新眼光。从前对这些学生是怕，怕这些“洋举人”将来会压在他们头上；现在是爱，爱他们生龙活虎一般，给这个县城添了不少声色。

球，在史安还是个新鲜玩艺，不管篮球、足球，仅仅在教科书上见过，这还限于上过学的学生，或者一部分读书人。至于普通市民，对于球的概念，是线缠的，象《水浒传》里高俅踢的那脚球。或者近两年，商人新从上海贩来的橡皮球，那就是很新鲜的玩艺了。照小学课本上说的：“冯儿善击球，连拍数十，左击左中，右击右中，翻身如鹞，矫健如鸽，又能向壁横击之……”练呀，拍呀，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现在这样大的又是皮子缝的球，一群一群学生大伙玩，不仅别人觉得新奇，就

是学生们的兴趣也被吸引住了。从前，除了认真读书的学生外，有不少以上学为名的纨绔子弟，课本一丢就搭开桌子打麻将，练习将来做官当老爷的派头。新校长来了，开展了各项体育和球类活动，打麻将的人渐渐少了，兴趣都转到课外活动方面来。用功读书的学生，也借课外活动来休息脑子。这样一来，史安中学面貌刷新了：课堂上个个认真读书，课外的体育娱乐活动，使学生们感到人生有一种新的希望，新的内容。

## 二

新校长请来的教师，多半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美术教员也是北京艺专出身，只有英文教员是从上海请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国文教员贺新潮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人，但他只担任新制一年级和旧制二年级两个班的课。这是因为，家长们认为别的课教员年轻一点可以，独独这国文，非得有胡子的老举人秀才不可，况且前任的国文老教员已经把三四年级两个班教了二三年，新校长也只好照顾大家情绪，暂时没有换人。贺新潮把学生课本放在一边，油印了几篇课外读物先给学生讲解。其中有《赛因斯与德谟克拉西》，有鲁迅的《孔乙己》，还有李大钊的《今》。学生家长看了直摇头，说，这跟说话有什么分别，没有一点“文气”，学生自己都看得懂，又何必教员费劲讲解呢？那个老国文教员竟然笑弯了腰，说，满纸的吗哪呀，也称得上文章！他判断贺新潮准是不通文言文，弄这些白话文来糊弄学生。他安心要看贺新潮的笑话——等他讲不出文言文时，就发动学生抬掉他，好让他一位老同年再回来当

国文教员。

贺新潮讲完几篇课外读物之后，就转入了正式课本教学。不错，新学制初中一年级的课本全部还是白话文；可是旧制二年级的课本，却一律是文言文。这个班，在一年级时已经讲完了《诗经》、《楚辞》等古代选文，现在进入了诸子及唐宋散文的选文阶段。贺新潮讲完两个礼拜的课之后，学生一比较：不特在解释词义，翻译文意方面比前任那个老秀才讲得透彻明了，而且还给他们阐述了思想内容，分析了章法结构，哪象前任老秀才光解释词义，翻来覆去，摇头晃脑，有时越讲越叫人糊涂！合上书本，觉得什么也没学到。现在经过贺新潮的讲解，不仅能把文字串连起来读懂了，而且还能弄懂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学习它的章法结构，模仿着自己作作文。事实证明，贺新潮不特通文言文，而且还能讲解得又生动又透彻。那个老国文教员弄得目瞪口呆，不单死了看贺新潮笑话的心，也不敢设想鼓动学生抬掉贺新潮了。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使老国文教员难堪的事情一天天多起来了。每天下午课余时间，贺新潮房里总有三三五五学生找他谈问题，有时他在操场里散步也有几个学生跟着谈这谈那。两班低年级学生还有可说，偏偏自己教的两班高年级学生也围着他转，问的又是有关国文课的问题！难道自己讲的不算数，非得贺老师重新解释？更难堪的是晚上自习课，各科教师巡回查堂，有关国文课的问题，自己走过去冷冷清清，贺新潮一到哪个教室，总是接二连三有人围上去。本来这自习课从前是没有的，新校长来了之后才添上的额外负担，老国文教员本来也不愿陪着学生上自习，不过全体英数理化主要科教师都参加巡回查堂，自己不

得已也只好每周来应付两个晚上。现在不是额外负担问题，而是面子上难堪！

学生们可不管老国文教员的内心苦恼，觉得他不过是一棵枯枝皱皮的老树，任它冷落去吧。新鲜气息和热力总是从贺老师身上散发出来。贺老师不仅跟他们谈国文课方面的问题，还谈到新时代、新思想方面的问题。“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四五年了，可这里学生大都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的甚至连“五四”运动这个名称还没听说过，只有少数人还记得在高等小学上学时，有一次跟着游过行，喊过“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贺新潮把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叙述一遍之后，结论式地说：“运动开始不过是反对卖国贼，随后就转入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要求建立新文化。我们今天学的白话文就是成果之一。最后，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政治革命运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

这时，隔壁英文教员梁慕西走进来，暂时打断了话头。梁老师也是对学生颇有吸引力的人之一。他给学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到校之后，从来没有喊过“张生”、“李生”，或者直呼其名，而是叫“密司忒张”、“密司忒李”。密司忒这三个字怪新鲜，从梁老师口中吐出来，又清脆，又滑润，又流利。最初，学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喊，过后细琢磨，原来在英文里，这是“先生”的意思。可分明是学生为什么称先生呢？梁老师对他们解释说，外国人讲客气，对人尊称都在姓前面加个“密司忒”，学英文也得学外国人的习惯。的确，梁老师的英文发音是够流利的，学生认为这才象个英语味，哪象以前的英文老

师，满口本地音，按照英文的拼法，一个单音一个单音地进出口来？

其实，梁老师更吸引学生的，还是他那身服装。本地人历来都是长袍、短打。短打是劳动人民的打扮，读书人是属于穿长袍的，青年学生也穿长袍，不过样式新奇一点，比如下摆窄，袖管瘦，衣领有时兴高有时兴低等等。至于短打，学生从来不穿的。只有从北京、上海等地回来的读书人才穿短装，可那短装不特不难看，反倒很神气：前襟对开，按上一排黑牛角扣，左右开了三个兜——左上一个，下边一边一个；领子不高，迎面还有一付“风纪扣”。梁老师就是经常穿这种服装。礼拜天上街或校内有什么集体活动，他还穿上一套西装，胸前飘着一条领带。更且出色的，是他头发老是梳得光溜的，发出一阵生发油香；再配上一付金丝眼镜，足穿皮鞋走起路来咯登咯登的响；说话有时夹杂一两个英文字。这些，给一部分学生带来一种想法：这才是文明，做这样的人才有意思，等中学毕业了，一定到大地方去念大学，或者到外国去留学……

梁老师进来把话头转移开了。他先对几个学生讲了一阵读英文如何发音，比如口形要圆，舌头要灵活，吐字要尽量轻微，切忌一个音一个音往外迸等等。然后他把话头又一转，向学生介绍起上海洋楼如何高，马路如何平滑，路旁法国梧桐如何美……他想搜集最美丽的字眼来形容洋楼，马路，法国梧桐，可是“那种，那种，哎呀”了半天，还是感到表达费劲。

“这个，这个……”他说，“最好请田禾老师明天闲了给你们画上一幅。”梁老师把头伸向对门：“老田！你一个人在屋里干什么？过来大家热闹热闹！”

图画老师田禾，正在房里读书，忙把书阖上，塞到枕头底下，伸个懒腰，踱了过来。这是个四六身材的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不算魁梧，却很结实，称得上短小精悍。一套学生服，他经常收拾得醒目的整洁，头发也梳得很整齐，但并不擦油，自来黑亮黑亮。他不象别的艺术家那样留长头发，穿西装，打黑领花，但仍给人一种艺术家的印象。他逢人也笑，笑完了，留在脸上的余波，却是静穆，沉默。他那双眼睛流露出无限智慧，经常用那双智慧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事物，观察每一个人。别人说话，他总是细心地听，除非别人问到他什么，他是不轻易发言的。但他也会大笑，也会在聚谈冷场时，随时另起话头启发大家又大谈特谈。他不大爱开口，偶尔也插进两句，不是逗得全场大笑，便是引起别人之间的争论，然后自己又在一旁静听。

老师们都认为田老师不同于一般艺术家。他房间里并不东一把画笔，西一堆美术杂志，更没有把油彩到处乱涂。他说话并不高谈阔论，或者充满了幻想的意境。总之，他没有一般艺术家的潇洒，也没有外露的豪情。但是谁也否认不了他依然具有艺术家的美，这美，是静穆的美，是沉默的美。就拿他房间整洁而言，一眼就给人以清新简明的美感。

这闭塞地方的学生，还没有“艺术家”的概念，但一走进田老师的房间，看到满壁挂的油画，水彩，素描，就感到田老师与别人有所不同，觉得从田老师身上发出来的是人间的美和人生的无限希望。田老师只教学生画画，在这方面，学生没有多来的问题领教，因此学生不大与他接近。但是一有机会与他见面，总是感到他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偶尔听

到田老师谈两句话，就象一块石头投在他们心波里。田老师脸上是不经常笑的，但他眼睛里有笑，声调里也有笑，甚至点一下头也有笑。每次见过田老师以后，谁都巴不得下次再见面谈谈。可惜田老师成天关在房里画画看书，谁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他。正因为如此，他给学生的印象才更深刻。

### 三

投师拜门下的风气已经不时兴了，可是学生崇拜某一个老师，老师喜欢某一个学生，却是自自然然的事情。贺新潮老师在判改作文本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吉亮的作文，不特文笔流畅，结构有条理，而且说理极其富有雄辩力。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圈圈点点满纸，然后在文后批了半页批语，又在卷头上写了“第一名”三个字。在发作文本的时候，他又过细看上吉亮两眼。吉亮个子不算矮，够得上细高条，腰杆到胸部总是挺得笔直笔直，说起话来用两肩晃动拍合节奏。尽管他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却也不迸唾沫星子，仅仅额头上汗津津的而已。当他照例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擦额头时，才表示他的话说完了，接着坐下。他在课堂上最爱发问，老师提问大都是他抢着第一个答问；有时没抢到第一名，等别人回答完了，他总有各种理由反驳对方。所以贺老师早已留心到这个吉亮了。

这回贺老师发作文本时又向他点头笑了笑。吉亮回到座位打开本子，一看那洋洋洒洒的满纸批语，又得了一次第一名，晚自习前照例还是到贺老师房里去坐了坐。

吉亮觉得光明的前途越来越近了，光圈越来越大了。这回考上中学是走对了路，要是听母亲的话，一辈子跟父亲学“代书”，那该有多大前途呢？总得混到象梁慕西老师那样子，才对得起这一生。

吉亮的父亲是个前清不第秀才——老童生，入了民国，靠亲友援引，当过两任承审。从前当县知事的，一手抓行政，一手抓司法，司法还是他主要的而且最感兴趣的工作。所谓司法，就是打官司，打官司无论原告被告都得化钱贿赂，这是当县知事发财的路子，也是县太爷最放在心上的工作。官司多了，县太爷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安置一个人协助问官司，叫做“帮审”，承审是后来起的一个文雅的名称。吉亮的父亲笔下很来得，口齿又锋利，倒是很适合这个工作。只是他为人太诡诈，笔下口头又厉害，最善于搬弄是非，瞒上欺下，从中取利。因此做过两任承审之后，再也没人敢用他了。他到底不甘寂寞，就回到史安，在衙门前街挂了个“代书”招牌，专门给人写状子打官司。要说写状子可是他的拿手，无论原告被告，他那支笔准得给你写得头头是道，节节有理，谁给钱给的多，就能把谁的官司打赢。碰巧一件官司，原告被告同时都找他写状子，他便这边一张，那边一张，翻来覆去，左右开弓自打嘴巴，自己跟自己辩理。最后自必是那个化钱最多的、不管原告被告赢了官司。在衙门口谁不知道“吉代书”？仗着他那支利刀似的笔，每天都有写不完的状态。那时吉亮已经长到十五六岁，一笔字写得颇清秀；吉代书忙不过来，就叫吉亮代抄。日子久了，吉亮也能按照父亲的路子，私下代人拟一张状子。吉代书一看，颇象自己的笔法，辩论都能言之成理；有时也叫吉亮拟

个草稿，自己再加工修改，就是一张很象样的状子了。

按吉太太的看法，日子够可以的了，手里活动钱顶得上开个铺子，每日流进流出，什么时候也没断过钱；有时连连几笔大宗收入，就积攒起来，隔不些时买上几亩田。一个老头子就能收入这么多，再添上一个小学，一定会发大财，因此，她时常劝吉代书别让儿子上学了，也干这一行。

“我看赶明儿也给吉亮另挂一张代书牌子……”吉太太每逢打官司的塞进她手里一包银洋的时候，就找吉代书笑嘻嘻的商量这个事。

以前，吉代书是以不回答为回答。这次吉代书先是沉默一阵，尔后用三个手指连续敲打着桌角，摇了摇头说：

“不行哪，别看这一行赚钱不少，可到底算个什么呢？我在前清下了几次考场都没中，运气不好，巴巴结结弄了两任承审，又下来了，不摸摸印把子怎么行？咱们的亮儿有出息，能写会说，一定打得开场面，让他去闯！我还有把力量供给他，还是让他考中学，将来还进大学呢，好混个一官半职的。”

吉亮在一旁听了，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他觉得当代书可以赚大钱，而且年轻轻的挂上代书招牌也够荣耀的了，认为母亲的意见对。现在爸爸提出上大学，上大学就可以到大地方去，见大世面，多结交有势力的人，那准可以做大官。他又决心考中学了。本来中学他也曾考过两回，作文是及了格，甚至还够得上出色的好文章，就是每次都失败在这数学上。好象上帝只给他一半脑子会作文，另一半学数学的脑子就是舍不得给他！加减乘除已经够乱脑子的了，再加上四则运算、文字题，简直是一盆浆糊！倒是每次临考也曾请人补习过，可是拿

起笔来算不到两位数头就疼了，以后越来越糊涂，原也没勇气再投考中学了，现在经爸爸这一启发，上进的心又油然而生了。

“这作文我有十分把握，就是数学……”吉亮只顾自己在脑子里盘算，无意间冒出了口；没想到父亲并不知道他的心事，感到有些没头没脑。

“你说的是考中学吗？”吉代书的心事也与儿子暗合，不禁笑纹满脸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供给你到大学。至于数学，还是再请人补习，要不然……”他把嘴巴伸到儿子耳边：“找个‘枪手’扎一枪怎么样？”

离考试的日子很近了，补习显然来不及，“扎枪”？“枪手”从窗子外面送答案？这倒是个办法，不料，头一年用指头弹，没弹准，落在别人位置上，便宜了那个正在抓头挠腮的考生。第二年倒是弹准了，正落在吉亮位子上，偏偏又给一只大手抓走了——谁料到监场老师正好巡查过来，没等考完他就被驱逐出场。找“枪手”下场代考……嗯，今年偏偏有了照像馆，投考收照片，进场对照片，还得放在座位桌子右角上，备监考随时查对！这一着又不行了！到底吉亮自小就不愧有他的聪明处，这聪明又最能用到最有用的地方。他竟想出一条下场和传递两结合的办法！他凑在父亲耳边咕叽了一阵，父亲不禁点头称妙，下意识地拍了一下儿子的大腿。

吉亮有个表兄在南京一个中学上学，已经暑假期满准备返校了，吉亮硬把他留下，要他迟一两个礼拜回校。

史安中学新生入学考试那天，吉亮的表兄也报了个名下场考试。上午考国文，吉亮低着头下笔直书，不一会，交了卷。

下午考数学，吉亮可没有这么快交卷，老在那儿写呀算呀的。这回交头卷的是吉亮的表兄，其实他并没在卷子上作答案，而在另一张草稿上作好答案，揉成了一小团，在交卷路过吉亮座位时，看准了监考离得很远，便准确地扔在吉亮脚边。吉亮是何等聪明伶俐的角色！不早不晚，恰好在表兄路过身旁时，他用胳膊肘一擦，把支铅笔碰到地上，弯腰捡铅笔是允许的，监考并没注意这件事。

就这样，吉亮终于考上了中学，而且名列第三！

当上中学生，吉亮看到美好的前途在他面前展开；有时偶尔想到小代书的“荣耀”，不禁红了脸，反倒觉得自己好羞。爸爸说他能闯，他就专在这“闯”字上下功夫。课堂爱发问，也爱抢着发言，就是闯的初步表现。进校不到三天，同班已经熟识一大半；一个学期没完，全校四个班没人不认识吉亮的。他认为多接触人，是闯的不可缺少的一招，无论谁，见面熟，不是辩论问题便是开玩笑，展开了广泛的交际场面。只要有人声喧笑的地方，多半会有吉亮出现。他说话声音不低，又急又快，不停气地一句接一句，叽叽喳喳，还夹杂着尖音。听的人有时感到噪耳，就想到三伏天树上知了叫的声音。“知了”又和“吉亮”发音相近，大家便给他起了个诨号，叫“知了”。后来，有个同学说：

“知了，还不太接近；用咱们本地话——‘吱鸟子’，岂不更象‘吉亮’的发音吗？”

史安人的俗语，知了都叫吱鸟子。不多久，吉亮的诨号“知了”废掉了，变成了“吱鸟子”。开头还只背地里这样称呼吉亮，渐渐的人人都当面喊起来，连厨房大师傅的小儿子也跟